

祈俄烏和平

二十多年前，美國培植的阿富汗武力，迫使俄羅斯從那裏撤軍，失盡顏面。這次輪到世界霸權的美國，從阿富汗繳羽倉皇而逃，世界似乎有望和平了。想不到，俄羅斯竟然進侵烏克蘭，重履舊轍。

這次是俄國進攻鄰國，新武器都派上了用場。梵蒂岡的教宗，願意出來調停說：“總算都是基督教國家，不要自己人相打啊！”但老先生聲音微弱，被炮火及導彈爆炸殘暴的雜響淹沒了。

從宗教文化的背景說，他的話是不錯的。宗教，正應該是凝結人民心志，彼此相愛的力量。

在一千多年前，是瑞典將基督教(希臘東正教)，從基輔傳入俄羅斯。而烏克蘭則是與東羅馬正教聯繫。

洎後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興起，瑞典接受了更正教信仰，不復爭霸逞強，影響也漸減弱。

基督徒超越的立場，應該避免把爭端兩極化；要採取真理為衡量標準，發揮治癒的作用。

種族的血緣關係，也該有助於契合。

烏克蘭與俄羅斯，種族及語文雖不相同，卻是近親。可是就像雅各和以掃，兄弟鬩於牆，疏於親兄弟的，還用說得嗎？烏克蘭西部用烏克蘭語文，東部傳統上用俄羅斯語文。兩方融而不洽，還彼此相輕，看不起對方。

不過，語文不同，不應該是造成敵對的原因。歐洲國家當中的瑞士聯邦，本就存在着德文，法文，意大利文三個主要區分；再加上瑞士語文；外來的英文也相當流行。但不同文化並存，未妨礙他們的合作。中國有大小不同的五十六個民族，不是也可以融合共處嗎？

說到地緣政治。在蘇聯分裂之前，因意識形態不同，造成壁壘分明，彼此敵視。

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邦聯時期，十五個邦之間的關係，不誇張的說，似乎不太心甘情願的結合。烏克蘭感覺在俄羅斯下面受了委屈。到有分家的機會，可以獨立的時候，很樂意分道揚鑣，求之而得。

繼之而來的，失去敵對的理由，得費心求異——你民主的形式，與我的處方不同。民主本來就是爭吵嘛，也說得過去；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地球的表面，仍然該可以互通有無，彼此相助，讓每個人都過得愉快，豈不是很好！何必看別人礙眼，以為是對我存在的威脅？

人與人之間的和睦，國與國之間的和平，都必須加力維持；因為本來就有不同，才需要和。二人以上在一起，絕對沒有分異的事，是不可能存在的。我們常說，約拿單和大衛，是友好的最佳榜樣；“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，深相契合。”（撒上一八:1）約拿單在大衛被掃羅迫害，患難之中，還下到西弗叢林去見大衛，勉勵他，並且應許輔佐他作王，自己甘願作第二人，出任宰相，又誠心在耶和華面前立約（二三:16-18）。不過，結果如何？約拿單不能離開父親和王宮，去叢林中跟大衛在一起，形勢發展，客觀的環境，不得不如此。何況兩國之間，和複雜的政治關係，怎可能始終沒有差異和摩擦？

大家應該作的，是尋求和睦。不要彼此找茬，想要把別人擠出地球去。

雅各和以掃，出生前就命定相爭的；後來，果然是以掃把雅各擠走了。最終如何？二十年後，還是得回去，還是得相見。“以掃跑來迎接他，將他抱住，又摟着他的頸項，與他親嘴，兩個人就哭了。”（創三三:4）

周樹人先生“歷盡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”的名句，且不說“劫波”的佛教語詞；“相逢一笑”固然有豪氣，“相逢一哭”才是真摯的感情。

有更感人的一幕，惟有在基督裏的和平，可以達致：

因祂使我們和睦，將兩下合而為一，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；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怨仇，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；為要將兩下藉着自己，造成一個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；既在十字架上滅了怨仇，便藉這十字架，使兩下歸為一體，與神和好了；並且傳和平的福音，給你們遠處的人，也給那近處的人。（弗二:14-17）

現在，他們和我們共同的需要，正是這和平的福音。

想到俄羅斯和烏克蘭，這廣袤萬里的土地，曾經歷多少的苦難！這離我們不遠，要在禱告裏記念他們。

蒙古入侵，抹除他們共同的邊界；拿破崙的鐵騎，曾在這裏揚威；希特勒的坦克，東進閃擊，蹂躪這片土地。這裏人民所缺少的，不是戰爭，而是和平。

遙望地平綫上，四騎士的蹄聲已經臨近（啓六:1-8），基督耶穌永遠的國度，就將臨到地上。我們盼望的，不是甚麼事要發生，是主的榮耀再臨。哈利路亞！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